

宝宝出世不能延期 疫情无碍产后服务需求



爱宝贝现有约200位陪月员，左一为爱宝贝(产后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创办人Zandra Wong。

陪月员收半价

助困难新手妈妈



疫下人生事 之育儿篇



生儿育女乃人生大事，妇女的产后陪月服务可谓是必需品，但在经济不景的环境下，香港基层家庭难以负担聘请陪月员的费用，爱宝贝(产后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创办人Zandra Wong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表示，在疫情下尽全力帮助每一位准父母，“曾经有一位单亲妈妈透过我们公司想找陪月员，可惜经济条件有限，未必支付到陪月员费用，于是我们就主动联络一些陪月员，问她们可否以一个较低价钱为这位妈妈提供陪月服务，最后有一位热心的陪月员愿意收取一半费用，这都是在疫情下大家守望相助的精神。”

文：香港文汇报记者 殷考玲



爱宝贝参与仁爱堂欧雪明脑伴同行中心举办的义工活动，向长者派发口罩和消毒搓手液等抗疫物资。

陪月员兰姐：入门后即洗澡才照顾宝宝煮饭

陪月服务对准妈妈来说是必需品，爱宝贝(产后服务)香港有限公司旗下的陪月员兰姐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表示，陪月服务暂未受到疫情影响，她个人的陪月服务已预约至今年年底，不过无论在卫生要求或防疫措施上，雇主的要求也较以往为高，“过往我早上到街市买完菜后会先洗手再换一套干净的衣服才接触宝宝，现在疫情下改为在雇主家中先冲凉以及更换干净衣服，在雇主家中全程会戴上口罩，将防疫准备做到最好。”

买碟速战速决 减逗留街市时间

照顾初生婴儿的卫生标准一向要求高，兰姐进一步解释，疫情下雇主也很体谅陪月员的工作，“坐月的菜式会以新鲜食物为主，我每天都会到街市买碟，所以需要以最快时间将食材买好，避免在街市逗留太长时间，到达雇主家后，他们也不介意陪月员在家中冲凉，烹调食物时一定会将食物煮熟透，大家也希望将防疫准备做到最好。”

疫情下，雇主挑选陪月员时就更加用心，“雇主在见工时一定会问过往大半年有否到外地，以及居住地点等详细资料，以确保请到安心的陪月员。”兰姐坦言，在疫情下多做卫生准备不会麻烦，因为初生婴儿免疫力较低，提高卫生标准是必需。

生意不减 预约期排到年底

兰姐从事陪月员已有5年，在目前市况不景之下，她的陪月服务已预约至今年年底，“现在市况如此差，很多人都失业，我仍然有工开已经很好。”



陪月员兰姐称现时很多人失业，自己有工开感到开心。

爱宝贝Zandra明言疫情对其公司的陪月业务没有影响，始终陪月服务也是必需品，所以她认为在公司有能力的情况下，都想为社会出一分力，5月底该公司参与仁爱堂欧雪明脑伴同行中心举办的义工活动，向长者派发口罩和消毒搓手液等抗疫物资，员工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也可以增加对公司的归属感。

为减风险 聘24小时需求增

部分雇主为了减低风险，改为聘请24小时陪月员，“有雇主要求陪月员可在家中过夜，雇用期为1年，以照顾到BB一岁，其实现时父母聘用陪月员两至三个月已较为普遍。”Zandra道出陪月行业的模式已有转变。

薪酬吸引 年轻女性入行增

事实上，现时入行做陪月员的女性已有年轻化趋势，“近年多了二十多岁至三十出头的女性入行，主要原因是薪酬吸引，每名陪月员基本都有陪月证书，以及需要有爱心、耐性和良好沟通能力，因为产后妈妈难免心情起伏大，陪月员需要有临场应对能力。”Zandra又提到，部分陪月员更持有中医牌，对雇主来说更为吃香。

除了一般陪月员服务，Zandra称最近该公司与剑桥大学心理学团队的专家合作，为父母做心理咨询，服务包括如何胎教、小朋友不同成长阶段的需要等，此服务推出初期反应热烈，借此提高陪月服务质素。



童装网店：海外及本地邮递皆延误

新冠疫情之下各行各业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由于市民大众减少外出抗疫，对实体店的冲击大，不过经营网店也因邮局有限服务而导致货品延误，经营网上儿童用品店Wonderbabies Nnami的负责人陈小姐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表示，疫情下邮局仅维持有限服务，令到货需要延迟最少一至两个星期才送到顾客手上，但又因成本问题没有转用收费较贵的速递公司送货。

订单量与疫情前相若

被问及疫情持续逾半年，对其网店的生意有否影响，陈小姐表示疫情期间的生意额与之前差不多，没有太大的跌幅，因为主要做网上接订单，不是实体店所以影响始终较少，不过她提到早前疫情最严峻时期，邮局暂停服务，每星期仅两次邮件派送服务，以及部分确诊个案多的地区如慈云山等地的邮局关闭，才是最影响生意的原因，“其实疫情对我们的订单影响不大，生意额与之前差不多，不过邮局暂时停开，现在也只是维持有限服务，顾客都会问为何货品明明已寄出，但隔如此耐还未收到，幸好大部分光顾的顾客都知道海外

订货需时，加上邮件派送时间平均约两至三个星期才送到，他们都会耐心等待。”被问及有否考虑转用顺丰等速递公司送货，陈小姐称因为成本问题，所以暂不考虑转用速递，“用邮局主要因为邮费平，家长们于网上买童装也会价格，所以我们的定价不能太高，一件代购童装只赚约20至30元（港元，下同），如果订一至两件童装运费要30至40元，家长们会因而却步不买。”

此外，代购童装生意在疫情下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就是供货的来源地物流不稳定，“我们的货源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早前美国的童装因为当地疫情严重，导致延迟了出货，而日本则大致维持正常，考虑运费成本我们通常一次过最少会订10件或以上童装，每个星期要出货约30件童装才能有利润。”

经营网店已2年，陈小姐称仍然会继续做下去，“做了2年已累积了一批熟客，疫情下大家也很明白和体谅，都不介意货品要等耐些才收到，疫情初期在市面上缺乏儿童口罩时，我们也尽力帮家长们四出搜罗口罩，以应燃眉之急。”



网店货源主要来自外地，早前多地疫情严重，导致延迟了出货。

儿童游戏治疗师：用zoom治疗成效减半

以往会到学校为学生进行情绪治疗的儿童游戏治疗师April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表示，疫情以来近大半年已经没有到校为学生进行治疗，“除了到校为学生服务之外，我在上环和牛头角也有地点进行游戏治疗工作，惟第三波疫情爆发之后，7月中已暂停见小朋友，直至最近才开始利用视频会议zoom进行网上治疗，我都担心暂停面对面的辅导，会影响一直做治疗的小朋友康复进度，幸好大部分个案情况未有转差。”

未有疫情之前，April几乎一星期七天都会接触个案，惟疫情下工作量减半，“以往我星期一至五会轮流返上环和牛头角的治疗中心，与个别的小朋友见面做治疗，星期六、日就会到其他中心开班，现在疫情下工作量减半至七成。”

工作量减七成 收费也减半

为了让个案可以继续接受治疗，April称近期开始使用zoom进行网上游戏治疗，但已预期成效不及面对面接触好，她解释有些案例如是自控力或抗压力较低的小朋友，面对面进行游戏治疗可以即时看到他们的反应，导师可即时给予反应，同时疗程会利用一些工具如树叶、沙等不同触感的物件去刺激感官，惟在网上

进行治疗就未能做到相同效果，April认为进行网上游戏治疗的成效会较见面差一半。

虽然可以进行网上治疗，但成效始终不及见面，所以在酬金方面亦较以往为低，“以往进行疗程是400元（港元，下同）一小时，现在网上进行疗程则为200元一小时，长远来说用zoom好难取代见面的方式，因为儿童游戏治疗是接触人的行业，疗程很靠双方的互动。”April也坦言，疫情下工作量减半也很难捱，因为每月仍要支付治疗中心的房租，所以在校治疗方面，近月开始筹备用zoom开班，除了可以继续接触小朋友之外，亦为日后复课做准备。

叹政府对行业支援不足

被问及对此疫情下从事儿童治疗工作有何应对方法，April表示除了用zoom之外，亦会装扮成小丑拍短片上载上网，与家长和小朋友分享一些与情绪相关的小游戏。April坦言政府在疫情下对此行业没有什么援助，“以个人身份申请的‘保就业’计划一笔过7500元资助，我申请不到，没有援助之下我仍然会支付治疗中心的场租，压力也不少，所以希望政府对儿童相关行业增加援助。”